

一条红丝巾

尹希东

那一年腊月,我随石油井队在黄河口荒原深处的一口油井作业施工。过完腊月二十三,队里就要研究确定回家过年的人员名单。

当时,正值石油大会战时期,每逢年节对放假名额控制得很严,回家过年的人数要按上级规定的比例确定,一般是一个小队总人数的20%。我已经有两年多没回家了,按照规定,我在照顾对象之列。

临走头一天,吃过午饭,我向队长请假,去石油生活基地购买带回家的年货。给妻子的礼物我早就想好了,是一条红丝巾。当时,采油女工中很流行这种红丝巾,白雪皑皑的荒原上,飘动着红丝巾,青春靓丽,成为严冬雪野里的一道风景。

当我买好年货哼着小曲踏进队部大门时,正与队长碰了个满怀。队长小声说道:“正要找你,到队部里来一趟,和你商量个事。”“什么事?”我的脑海刹那间掠过一丝不祥的预感。

带着疑问我跟随队长进了队部。“情况有变化,司机王师傅家里刚刚来了加急电报,老母亲突发重病住院了,你是不是把这个名额……”还没等队长讲完,我一口回绝道:“不行,不行,不行,我已经买好回家的年货了,也让人捎信给家里了!”一连说了三个不行后,我扭头奔出了队部。

队长追出来一把拽住我,“再听我解释解释。队上一共批了5个名额,老郑、老张、老马都是好几年没有回去过年了,今年是组织上硬让他们回家过年。小李家里只有一个双目失明瘫痪在床的父亲,情况特殊。你回去考虑一下,考虑好了给我回个话!”听着队长的解释,我刚到基地购买年货的快乐心情荡然无存,双腿迈出队部时,眼泪差点从眼眶里掉下来。

沮丧地回到宿舍,我躺在床上想了很多很多。老郑、老张、老马三位老师傅都五六年没有在家过年了,每次都主动把回家过年的名额让给年轻人。老马的老家在甘肃天水,回一趟家路上就要走好几天。春节期间,当其他人和家人团聚时,这些老师傅却照常一身工装奋战在井场。老师傅们也是上有老下有小的,想念亲人的心情不是和我一样吗?

想到这里,我一骨碌爬起来,奔向了队部。

我决定留守下来。第二天,队长亲自带队,我们提着大包小包欢送五名工友上了车。

返回的路上,天空忽然飘起了雪花,寒风伴着雪花吹得我们迈不开步子。望着远处朦胧的东方红孤岛车站,听着远近此起彼伏的鞭炮声,我心里真是暖融融的,我默默地祝福他们回家过个团团圆圆的快乐年。

当天下午,我踏着积雪去邮局把那条红丝巾连同一封寄给了妻子。直到现在,妻子都珍藏着那条红丝巾,它也成为我石油生涯里一段美丽、温馨的回忆。

(作者来自胜利油田)



加油站的“搬运工”

方佳琳

1月23日下午4点30分,浙江诸暨石油大唐加油站内,加油员姜远菊正忙着往面包车上搬运王老吉,要赶在客户下班前把商品送到。只见她将一箱箱货物搬到车上,然后上车打转向、按喇叭,在加油车流的缝隙中灵活地将车倒出站外。娴熟的动作,让她看起来像个老练驾驶员。

姜远菊是大唐加油站的一名普通员工,无论是油站联量指标,还是易捷业务,总能带头完成,也是身为站长的我最得力的助手。

大唐站的商品销量在区域内一直名列前茅。大宗商品进出站需要专人协助搬运,以便及时送到客户手上,姜远菊便主动承担了“搬运工”的角色。

粮油类商品向来是最沉重的,一箱油20公斤,一袋米10公斤,并不强壮的姜远菊却从不叫苦。每次卸完货,她总是累得满头大汗。有些货物男同事都觉得沉,她却能轻松拿起,并不是她天生大力,只是扛得东西多了也就练出来了。

大唐站地处镇中心,进出站通道狭窄,高峰时期车辆扎堆,常导致货物装卸空间受限。每逢姜远菊当班,她总会提前把重点商品先出样,尽量减少高峰时期的搬运时间。在油站的储备仓库,每个地堆前都放置了一组木头做的可收放排凳,这是姜远菊的创意,需要时可第一时间省去工具搬移时间。

新货物又到了,姜远菊和司机对货卸货后,又小碎步地往仓库奔去。

“站长,百梁桥的20包大米装车上了,我先送去米店,剩下的等会儿再来装。”姜远菊手握成喇叭状跪正在远处卸油的我喊道,我听到后马上微笑着朝她竖起了大拇指。调整了一下安全带,姜远菊又出发了……

(作者来自浙江石油)

我爱我家

“军迷”遇上探地雷达

对于做了20多年项目的闻小虎来说,这个活儿做得开心,轻松,有幸福感。

曹俊 刘青山

2023年11月20日,8时,乌鲁木齐还在梦中。

在米泉西北油田家属区的楼群里,窗户透出灯光的人家,基本上都有学生。

这天是周一,西北油田工程院防腐所工程师闻小虎,早早就起来做好早餐。一会儿,他要送初中的儿子上学。

一家三口正吃着早饭,电视里播报了一则新闻:在最近的某个国际冲突中,某国探地雷达可知地下60米隧道。

60米!父子俩迅速对视一眼,都停下了筷子。

闻小虎2022年做了个项目就叫“探地雷达”,2023年在沙漠里完成全环境测试,能够探测出沙漠条件下深埋2米的非金属管线,满足不开挖、无损测、分辨率高的管线维护技术要求。

这是纯监测的技术,但涉及雷达,对同为“军迷”的父子来说,意义就不同了。

先不说闻小虎,自从项目通过验收,儿子经常在小伙伴面前夸耀自家“老大”如何厉害,能探知地下2米深的非金属管线。小

伙伴们的佩服和羡慕,让儿子很是受用。

现在突然听说人家的探地深度可达60多米,这大清早,突然一盆凉水浇到了父子俩的头上。

闻小虎媳妇立即就有了不祥的预感:这是又要和工作争老公,儿子也得往回拉拉。

她敲着盘子说:“吃饭吃饭,弄那么深干什么,还让不让儿子专心学习?”

46岁的闻小虎小时候喜欢舞枪弄棒,玩打仗游戏。慢慢长大后,眼前的世界逐渐开阔,玩打仗的小伙伴都有了新的爱好,他也把喜欢转移到对军事的喜爱上。由搜集锡兵摆阵开始,到搜集军车、军机和军舰这些玩具模型,到后来长期订阅军事刊物,痴迷军事知识、各国军力、武器配备、火器参数等等,说起来如数家珍、眉飞色舞。

读书时因这个爱好耽误学习,闻小虎没少被自己父亲“操练”。等自己做了爸爸,觉得终于可以说了算,于是,在儿子很小的时候,就迫不及待地把收藏与儿子分享,男孩天生爱军事,儿子很快也成了军迷。

现在儿子都上初中了,父子俩还经常一起玩得忘了儿子的作业。“哪有这样当爹

的?”媳妇气得要把他们所有的“军事力量”给扔到垃圾箱里。她认定,这些破东西,会毁了儿子。

西北油田所在的塔克拉玛干沙漠号称世界第一流动沙漠,在强大的沙尘暴裹挟下,沙丘流动、地貌易变,甚至地面标识也会改变。油田新建工程作业,常因为地下管线位置不清,造成机械损伤事故。

前几年,经过多年攻关研究,院里研发出了一种探测金属管线的探测器,解决了这一问题。可是,两年前为延长管线寿命,油田又研制和推广了非金属管线。这一下,原来的探测器有了局限,人为的机械伤害又重新多了起来。

地面防腐技术特别需要解决地下非金属管线的不开挖检测难题,然而却找不到方向。

热爱军事的闻小虎突然就想到了雷达,推想雷达以空气和沙土作为介质应该可行。于是去年初,他立了这么个出人意料的项目。

更让人想不到的是,这个资深军迷没几天就找到了一家研究生生产军品和民品的技术公司,很快就整出了一套探地雷达检测管

线路由技术方案。

他的新方案就是借鉴防空雷达技术,由雷达向地下发射超宽带窄脉冲信号,在地下介质介电常数存在差异的地方产生反射回波,对雷达回波数据进行处理和分析,就可以确定异常体的位置和深度。

施工开挖前,在地下管线不明的区域,雷达车一走,管线就一目了然了。

对于做了20多年项目的闻小虎来说,这个活儿让人做得开心,轻松,有幸福感。加班,熬夜,甚至经常在实验室吃饱面,那都美得冒泡,心里始终洋溢着儿子和小伙伴们玩打仗的快乐。

这一快乐,也迅速且深深地感染了儿子。儿子经常打听他的工作进展,关心他的试验结果。一天比一天叛逆的儿子,突然变回了小时候的乖巧,父子俩久别重逢,既陌生又熟悉,话越来越多。

一直把孩子送到校门口,望着孩子有些消沉的背影,闻小虎突然说:“儿子,那个雷达,明年还要立项,主攻图像清晰,咱把原来的B超,整成CT。”

儿子笑了,竖起拇指:“老大,加油!”

(作者来自西北油田)



亲子喜乐多



刘玉福 摄

一起看胡杨的心愿

“从胡杨的身上,我看到了和你一样的石油人,在此艰苦环境下坚韧不拔的身影,我为你感到骄傲。”

王鹏

杨国平没有想到,承诺陪伴家人一起看胡杨的心愿,一拖再拖,整整8年后,最终由女儿代替完成。虽然想起来有些心酸,却深感欣慰。

位于内蒙古巴丹吉林大漠深处的拐子湖探区,是2015年冬天开始正式钻探施工的。作为承担第一口探井拐1井录井施工的队伍,当年10月,中原石油工程公司中原录井公司录井队长杨国平带领队员们押运仪器设备千里迢迢赶到这里,成为最早踏进大漠石油钻探者中的一员。

也许,当初他也没有想到,从此就和巴丹吉林结下了不解之缘,全身心融入这里。

一直以来,在杨国平心里还有一个愿望。初来沙漠工区时,他们碰巧经过额济纳胡杨林国家森林公园。十月金秋正是胡杨林最美的时节,黄叶挂满枝头,密密匝匝金光灿烂,仿佛一个童话世界。他们拍摄了许多照片发给家人,成为家人们啧啧称赞也满心向

往的地方。

“明年,我带你和妈妈、爷爷一起来看胡杨林。”杨国平电话中跟女儿许诺。“一言为定啊!”刚上高一的女儿满怀期待。

时间飞逝,转眼到了2016年。国庆节前夕,女儿问爷爷:“我给爸爸联系下,看他能带我们去看胡杨吗?”因为沙漠里信号不好,打了许久,电话才接通。

“对不起,对不起。”正在拐1井工区查看分析岩屑资料的杨国平一拍脑袋,显然不记得这件事了。“这口井马上要进目的层了,我实在不能离开。今年看来是没有时间了。明年,明年一定带你们看胡杨。”

放下电话,女儿一脸沮丧:“爸爸骗人,不守信用。”“他工作确实忙,咱们就等明年。”作为老石油的爷爷虽然也有些失望,但十分理解儿子。

2017年,女儿再次跟爸爸联系。“爸爸这次可没忘记,但井上正在录井,剖面要跟上钻头,还要及时汇报,爸爸确实走不开。明年,咱们明年一定去”。

放下电话,女儿一脸沮丧:“爸爸骗人,不守信用。”“他工作确实忙,咱们就等明年。”

一直以来,在杨国平心里还有一个愿望。初来沙漠工区时,他们碰巧经过额济纳胡杨林国家森林公园。十月金秋正是胡杨林最美的时节,黄叶挂满枝头,密密匝匝金光灿烂,仿佛一个童话世界。他们拍摄了许多照片发给家人,成为家人们啧啧称赞也满心向

往的地方。

“明年,我带你和妈妈、爷爷一起来看胡杨林。”杨国平电话中跟女儿许诺。“一言为定啊!”刚上高一的女儿满怀期待。

时间飞逝,转眼到了2016年。国庆节前夕,女儿问爷爷:“我给爸爸联系下,看他能带我们去看胡杨吗?”因为沙漠里信号不好,打了许久,电话才接通。

“对不起,对不起。”正在拐1井工区查看分析岩屑资料的杨国平一拍脑袋,显然不记得这件事了。“这口井马上要进目的层了,我实在不能离开。今年看来是没有时间了。明年,明年一定带你们看胡杨。”

放下电话,女儿一脸沮丧:“爸爸骗人,不守信用。”“他工作确实忙,咱们就等明年。”

2017年,女儿再次跟爸爸联系。“爸爸这次可没忘记,但井上正在录井,剖面要跟上钻头,还要及时汇报,爸爸确实走不开。明年,咱们明年一定去”。

放下电话,女儿一脸沮丧:“爸爸骗人,不守信用。”“他工作确实忙,咱们就等明年。”

2018年,女儿考大学报志愿甚至去学校报到,杨国平都还没顾得上陪伴。女儿忍不住抱怨:“爸爸,你太过分了!家里的事情你啥也不管,都是妈妈在忙,爷爷身体也不好。我都要上大学了,第一次到那么远的地方去,你也不送我。”

直到2022年父亲去世,杨国平也没能完成全家人一起看胡杨的心愿。一想到这些,他就感觉十分歉疚。

2023年10月,已读研的女儿利用假期辗转来到额济纳,一边欣赏美丽的胡杨林景色,一边跟妈妈和爸爸三方视频通话。

“爸爸,我曾责怪过你,但现在我理解了。从胡杨的身上,我看到了和你一样的石油人,在此艰苦环境下坚韧不拔的身影,我为你感到骄傲。这里真的很美,一起看胡杨的心愿,我替咱们完成了。”

这个坚强的汉子,在电话那端无声地流下了眼泪。此时,胡杨的叶子随风轻轻摇曳。几百公里之外,沙漠中的七彩砂在阳光照射下也熠熠生辉。

(作者来自经纬公司)

唐艺

漫天雪花从昨晚一直飘,无垠洁白地铺在了地上。从车窗向外望去,铅灰色的天空,好似老妇忧愁的脸庞,阴沉沉的。老曹此刻听着车里的电台报道:“根据安徽气象台最新消息,12月18日安徽73个市暴雪蓝色预警,12小时内降雪量将达5毫米以上,气温最低零下10摄氏度。”

“曹哥,我们今天还继续去包阀门么?”何磊瞥了一眼外面下着的雪问。

老曹沉默了一会儿,对着司机李师傅说:“雪大,路上咱们车开慢点。”说完系上安全带,连头都没回,说道:“走!”

老曹名叫曹登光,是石油工程建设公司院东北天然气管道项目部施工四标段的材料员,同行的还有磊、涂信阳、王焕东。他是这个四人小分队的“老大”,因为年龄比他们大,还是老党员,浑身散发着沉稳老练的气息。

半个月前,院东北四标段站场、阀室工艺管线全部安装完工,接下来需要涂刷面漆进行外防腐保护工作。考虑到涂刷面漆时,不可避免地会沾染到原有的阀门和螺栓,项目部要提前用塑料薄膜和胶带将3个站场、两个阀室的阀门和螺栓包裹保护好,再进行下一步工序。但是现在项目尾端人手紧张,“三查四定”整改工

作也在同时进行,曹登光自告奋勇承担起这项任务,另外三人也紧随其后提出跟着他共同完成这项工作,四人小分队就此成立。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颠簸,车停在了积雪慢慢变厚的路边。曹登光从车下来,刺骨凛冽的寒风扑面而来,四人不约而同地打了个寒战。走到和县分输站,曹登光把任务分配好,四人就各自占据东南西北四个角,由外而内向管线中心开始包裹工作。

这份工作不难,却是个细致活儿,要想把阀门、螺栓包裹严实,得用塑料薄膜和胶带多缠绕几层,结结实实打好结,才不会被吹散或是自行脱落,所以他们只能徒手进行。

不一会儿,低头干活儿的四个人,手和耳朵就冻得通红,眉毛上也挂起了白霜。手冻僵了就搓一搓,脚麻木了就跺一跺,虽然有点慢,但是质量得保证。

“嘶,天冷就想搞点热乎的。曹哥,中午咱还吃爆辣款的淮南牛肉汤吧,今天尤其想这一口。”何磊喊道。曹登光手上没停:“没问题,今天加量!”

“难得的雪景啊,干完给儿子拍个美图。”听

(作者来自浙江石油)

奋斗ing

那碗淮南牛肉汤

屋外天寒地冻,屋内热气氤氲,看着大家一起围炉而坐开心谈笑,曹登光想,这不就是家的感觉么,简单又幸福。</p